談佛經目錄學

計文德

一、前言

圖書可說是人類智慧的結晶，人類自從懂得把經驗和思想藉著文字的記載而傳遞下來開始，世界就不斷的在改變與進步，因而促成今日的文明。日後書籍的累積既多，爲了能充份利用圖書以及尋找資料上的方便，促成研究學問的利器——目錄（註(1)）的重視。有了這項利器，不但幫助我們在研究工作上的便利，更使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獲得自己所要找的資料。

佛教經典也是一種圖書，而兩千多年佛教的發展，使得典籍浩瀚。但有些什麼著述存在？後世佛弟子有些什麼譯述及闡說？歷代藏經如何？這些經典論記都必須要靠目錄學的功能來發揮，因此「佛經目錄學」是研究佛學與佛教發展上入門的學問，值得我們來加以探討。

二、目錄學的涵義

目錄學是做學問最要緊的途徑，因爲研究學問就要靠書籍，但是到底我們要讀那些書？應該怎樣

讀？從那一部書著手？才能找到我們所要研究的資料。姚名達曾下過這麼一個定義：「目錄學這種學術，是把許多亂七八糟的書籍，一一考察它的性質，分成許多種類，按照一定的次序，放在一定的地方，再編成一種目錄，使得看書的人先查目錄，可以知道書籍的所在，明白書籍的大概，決定應該看什麼書，應該在什麼地方找。這種目錄，……使得讀者不但知道某書在那一類，某類有什麼書，而且明白某種學術應該讀什麼書，某種書籍值得讀，不值得讀。（註(2)）因此目錄的編製，要求完備、簡明、便利，即使在「知識爆炸」的時代裏，不論書籍有多繁雜，都能爲我所用，達到目錄學「即類求書、因書就學」、「辨章學術、考鏡源流」的目的。有了目錄這項工具，就可指引我們研究的方向，使讀者事半而功倍，很順利的達到研究的目的。

三、佛經目錄—專科目錄的一種

西漢劉向校書而成「別錄」，其子歆又綜合群書敍錄，撮合其旨意撰成「七略」；這是我國目錄學的發軔。其後像漢書藝文志、隋書經籍志、通志藝文略、崇文總目、文獻通考經籍考、郡齋讀書志、直齋書錄解題，以至四庫全書總目等等，這些書籍無論官修、私藏、或史志的目錄，都可以說是一般普通的群書總目。另外就某一類特殊的書籍，編纂而成的目錄，可以稱之爲「專門目錄」，也可叫「專科目錄」；它是以某種學科爲範圍而編成的圖書目錄，其中所著錄的都是有關某科的書籍論文等。專科目錄有經學書目、文字學書目、史學書目、地理書目、哲學書目、社會科學書目、自然科學書目、應用技術書目、文學書目、藝術書目、金石目錄等數十種之多。此外，各種宗教的經典論記既多，也各有其書目，這種書目也是專門目錄的一種。

佛教雖起源於印度，但自從漢朝佛經傳入中國後，很快的就與我國文化融合，而在我國開出燦爛的花朵，因此佛教藏經特多，在目錄學的「專科目錄」中是較爲艱深的一支，如果沒有專門的知識，是不容易做到的。

四、佛經目錄學的特色

梁任公認爲在目錄學史中，最值得佩服的是「

佛經目錄」。他並認爲佛教目錄學所使用的方法，比普通的目錄至少具有五種優點。這五種優點是：

1. 歷史觀念甚爲發達：凡是一本書的傳譯淵源，翻譯人的小傳、翻譯的時間、地點，沒有不詳加敍述的。

2. 辨別眞僞的觀點極嚴：凡是可疑的書籍都要詳加審核與考證，別存其目。

3. 比較時很謹愼：一本書如同時或先後有不同的翻譯時，便詳細地爲它列出，勘察它的異同得失。又處在某一叢書中抽譯出一二種、或在一本書中抽譯一二篇而列出不同的書名，也都一一找到它的出處，然後分別加以注明，使學者不發生疑惑。

4. 蒐採遺逸非常勤快：雖然已經散佚的書籍，也必須留存其書目，以俟後學採訪，使學者能按某時代所錄，然後知道這本書散佚於何時。

5. 分類上極爲複雜而且周詳完備：有時候是以著譯時代分，有時是以書的性質分。在性質之中，又以書的涵義或內容分，譬如既分爲經、律、論，又分大、小乘。以書的形式，譬如一譯多譯、一卷多卷等等。在同一錄中，是各種分類法同時並用，一本書中又可依據其類別的不同而交錯互見，可達十數種之多，這可以給學者以種種檢查上的便利。(註(3))

由以上五點便可得知，「佛經目錄」雖然只是目錄學園地中的一支，也是較爲艱深難治，但却深受目錄學家及一般學者的重視。

五、幾本最具代表性的佛經目錄

(一)綜理衆經目錄 (西元三七四年)—創始時期

佛教傳入中國，一般人都說是在東漢明帝時代；但是早在西漢哀帝元壽元年，就已有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依存口授浮屠經了(裴松之三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)。到了曹魏時，朱士行開始西行求經，東晉法顯是携經而返的第一人。

東漢開始譯經，但是所譯經典甚少，魏晉以後譯經風氣漸盛，外來高僧如鳩摩羅什、竺法護等所譯量多而精美，至隋唐時代而達鼎盛。因此有關佛經的傳譯、製序、注釋的作品極爲可觀，朱士行、竺法護還存有譯經目錄，荀勗的中經新簿也已經錄及佛經，支敏度撰經論都錄、別錄，通錄古今譯經

；七志、七錄而且有佛經一錄。但是對於眞正奠定佛經目錄學的基礎者，應爲東晉釋道安的「綜理衆經目錄」（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撰成）。本書雖失傳，但是似乎已經被僧祐採入「出三藏集記」。綜理衆經目錄旨在「詮品譯才、標列歲月」，其書的內容大概有本錄（以翻譯人的年代爲次序，自東漢安世高到西晉末）、失譯錄（不知譯人姓名）、涼土異經錄和關中譯經錄（也沒有列舉譯人姓名，但能知譯書地點）、古譯錄（從大部經書中摘譯）、疑經錄（經道安鑑別，認爲是僞造的）、注經及雜經志錄（是道安注群經及其他有關佛學的著述）。本書雖只一卷且已散佚，却是佛經目錄學的開山祖。

(二)承先啓後時期的目錄

南北朝時譯經漸多，目錄也多。例如：

1. 道安弟子僧叡撰二秦綜經目錄，接續其師父著錄苻秦、姚秦及北涼新譯的經。
2. 道安再傳弟子道流創衆經錄，分魏、吳、晉、河西四卷，道祖續成。
3. 另有宋齊錄、梁衆經目錄、廬山錄、殿衆經錄等，有的是專錄一代的，有的是專錄一地的。而做全部整理的，有北魏李廓奉敕編成的魏世衆經目錄。敕撰的佛經目錄是從這本書開始。
4. 自南齊武帝時，釋王宗撰衆經目錄二卷（已佚），才分別大小乘，其分類標準有三，是按教義、體質和文體而分（見費長房開皇三寶錄）。

(三)現存最古的一部佛經目錄——出三藏記集十五卷。

南北朝時佛經目錄雖不少，可惜都已失傳，目前還留傳至今的，以梁僧祐的「出三藏記集」爲最古。這本書草創於南齊建武年間，完成於梁武帝天監年間。僧祐受業法穎，晚年搜校佛書，造立經藏，命人抄撰要事，爲三藏記、法苑記、世界記、弘明集等，佛經的立藏開始於僧祐。該書內容分四類，他在自序中說道：「一撰緣記，二詮名錄，三總經序，四述列傳。」其特點在於敍述佛典的來歷及翻譯方法；又新立「異出」「抄經」各一部，而且廣收經序，詳述列傳。但大小乘不分，經律雖分，經論卻未分。由經序可以考知各譯經的經過及內容，爲其他經所未有。其分類見下表：

撰緣記卷一——先敍印度佛經結集傳授源流
　　次敍三藏八藏等名稱
　　次論胡漢譯經音義異同。
卷二——新集經論錄
　　新集異出經錄
卷三——新集安公古異經錄
　　新集安公失譯經錄
　　新集安公涼土關中異經錄
卷四——新集律部錄
　　續撰失譯雜經錄
祐錄
卷五——新集抄經錄
　　安公疑經錄
　　新集疑經錄
　　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
卷六至一一——此六卷名爲序，集錄四
總經序　十二章經至千佛名號各書之序
卷一二——此卷名雜錄，亦錄各書序，
　　而祐所自作者爲多。
述列傳——卷一三至一五。

(四)分類最精的佛經目錄——大隋衆經錄七卷（西元五九四年）。

現存佛經目錄中最嚴謹而且具有法度的，應以隋開皇十四年僧法經等所撰的大隋衆經目錄爲最。隋文帝、煬帝都崇佛，奉敕撰經錄的先後有法經、費長房、彥琮、智昇等，與他們共事的大德有廿人之多。其分類（凡分九門四十二類）先以教義爲標準而分的有大乘、小乘；又以文體分經、律、論；又各以體質分一譯分、異譯分、失譯分、別生分、疑惑分、僞妄分；這本書係由兩種分類依縱剖、橫斷組織而成，是最科學、最適用的，一切佛書都囊括無遺，由下列二表可見其大概。

1. 由書的內容本質分類：

大乘——修多羅藏（卽經）、毘尼藏（律）、阿毘曇藏（論）。
小乘——修多羅藏、毘尼藏、阿毘曇藏。
抄集錄——西域聖賢、此方諸德。
傳記錄——西方聖賢、此方諸德。
著述錄——西方聖賢、此方諸德。

2. 由書的流傳情狀分類：

一譯——只有一種譯本。

著錄　異譯——有二次以上譯本。
失譯——不知譯人姓名。
疑惑——來歷不明可疑的。
存目　僞妄——決定爲僞書者。

(五)兩部偉大的佛經目錄

佛經目錄可分二派：專門注重分類及辨別眞僞的起自僧祐、李廓，至法經而集大成；專門注重年代及譯人，自竺法護、道祖起，凡以朝代冠於錄名的都是，到了費長房而集大成。而能集這二派所長去其短處，更有系統且更合理組織的，是下列兩部唐朝的佛經目錄：

1. 大唐內典錄十卷（西元六六四年）

是唐高宗麟德元年道宣編撰。道宣受業於智頵律師，受具足戒於智首律師，與玄奘三藏同受詔譯經，其主要論著有法門文記、廣弘明集、續高僧傳、三寶錄等。本書分十錄，即(一)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錄，(二)歷代翻本單重譯有無錄，(三)歷代衆經總撮入藏錄，(四)歷代衆經舉要轉讀錄，(五)歷代衆經有目闕本錄，(六)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錄，(七)歷代諸經支流陳化錄，(八)歷代所出疑僞經論錄，(九)歷代衆經錄目始終序，(十)歷代衆經應感興敬錄。本書可以使讀者一望而知有關傳譯的次第，且某經初見於某錄，均一一註明，因此得知各書的淵源。而對於「有目闕本」者，可以令人預備將來的採訪；此外他把同本異譯別行諸經各擇出一部最善的本子，能給讀者許多益處。此書體例完善，內容精詳，梁任公認爲這是空前的成就。

2. 開元釋教錄廿卷（西元七三〇年）

此錄爲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智昇所撰，智昇爲長安崇福寺大師，兼習大小乘，尤善毘尼宗，宋高僧傳有傳。本書分「總錄」、「別錄」兩部份。總錄總括群經，自漢至唐，所有翻譯論述，均列具帝王年代，及翻譯人的本事，所出教典等；兼敍目錄新舊異同。精華所在，是在它的別錄部份共分七大類（見下表），乃集諸家之成，補闕訂訛。佛經翻譯事業到了唐代而極盛，佛經目錄至智昇而達於登峰造極。

正錄——總集群經錄

有譯有本錄
- 菩薩三藏錄
- 聲聞三藏錄

有譯無本錄
- 聖賢傳記錄

開元釋教錄 ⅠⅠ別分乘藏錄
- 支派別行錄
- 刪略繁重錄
- 補闕拾遺錄
- 疑惑再詳錄
- 僞妄亂眞錄
- 大乘入藏錄
- 小乘入藏錄

(六)轉趨平淡時期

唐朝開元以後至宋朝，百餘年間並沒有著名的譯經事業，因此，佛經目錄也轉趨平淡。

1. 宋徽宗時，釋惟白撰大藏經綱目指要錄（四卷）（西元一一〇五年）；清源居士王古撰大藏聖教提要的體裁寫成佛經解題，寶標目八卷，他以提要的體裁寫成佛經解題，以蕃漢本參對楷定大藏聖教經論教理的內容、傳譯的淵源、譯本的分合同異等，一一論列。

2. 元代釋慶吉祥奉敕撰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，將各教法提要的體裁寫成佛經解題，以蕃漢本參對楷定大藏聖教目錄必須由該種學術專家自己編纂，分類方才得當，提要方才得體，假如越俎代庖，或由一人包辦一切，則所編的目錄一定不會妥當合用。」（註(5)）

3. 明末智旭撰閱藏知津四十八卷（西元一六六四年），將每部或每品佛經敍述其大意，也是提要的體裁，但是他祇抄寫各經論的篇目而已。

4. 清末敦煌千佛洞發現了幾萬卷的六朝和唐人的手寫書冊，雖然被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載走了大批的精品，但清朝學部也將殘餘的書冊運抵北平京師圖書館庋藏（註(4)）。在敦煌文獻中有不少佛教經典，許多學者據而研究，於是又開啓了研究佛經的新途徑。例如「敦煌石室經卷中未藏經論著述目錄」（李證剛）、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目錄」（許國霖），日本人也校訂了一些，作成目錄。

六、結　語

佛典浩如煙海，倘若不編成目錄，那麼要想研究佛學和佛教發展史，則不得其門而入；二千五百多年來，佛教的內容，佛陀所說的法語，經過數次集結，其經目爲何？也不得而知了。而且「每一種目錄必須由該種學術專家自己編纂，分類方才得當，提要方才得體，假如越俎代庖，或由一人包辦一切，則所編的目錄一定不會妥當合用。」（註(5)）民國以來從事探討研究佛教典籍的分類者，陳鴻飛

先生認爲比較詳備而合於科學的有七家；即：頻伽精舍主人分類法、日本續藏經分類法、王文山、陳子彝、支偉成、王雲五、劉國鈞等人分類法。陳先生依各家之論綜合成另一種分類法。

佛學浩大精深，佛教傳入中國後一千多年來，不論是民情風俗、社會思潮與宗教意識等，都深深受到它的影響。文明愈發達，知識結晶也就愈多，如何在這浩瀚典籍中尋得一品一節，或一偈一句，並對其內容含義作深切的鑽研；此外，如何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這些就得依靠目錄學了。祇要人人都能重視目錄學，把目錄學視爲一種研究學問的最佳門徑，尤其研究佛經更要先重視佛經目錄，才能完全掌握佛學義理與寶典的全貌。

附註

㈠、目錄：圖書館中所有書籍的總錄，或各書的記載。以形式論有卡片目錄與書本目錄等之分；以內容論有書目、著者與主題目錄等之分；以排列法論，有字典式與分類目錄等之分。（見盧震京撰圖書學大辭典第一二七頁）。

㈡、見姚名達撰目錄學第九至十頁。

㈢、見梁啓超撰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（於圖書館學季刊一卷一期首篇）。

㈣、北平京師圖書館：清宣統二年（西元一九一〇年），設於北平天津街一號，民國十七年秋改爲國立北平圖書館。先是美國退還庚款設文化基金董事會加以保管。該會曾與教育部訂立合同，合辦圖書館，因故中輟，改設北海圖書館，十八年秋仍申前議，以兩館合併，而名國立北平圖書館。（見盧震京撰圖書學大辭典第三七三頁）。

㈤、見姚名達目錄學第一一一頁。

參考書目

中國目錄學史　姚名達撰　台灣商務印書館
目錄學　姚名達撰　台灣商務印書館
校讎目錄學纂要　正中書局印行
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　梁啓超撰
中國佛教史籍概論　陳垣會編撰　三人行出版社
佛藏子目引得　哈佛燕京學社編

——本文榮獲范道南獎學金